

通志彙解

512
1411
53



門口12
號 1411
卷 83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七

說卦傳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
理會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
活底若更得它那箇活法却須更看得高妙在古
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爻却與所占底事
不相應時如何它到這裏又須別有箇活底例子
括將去不只恁死殺着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
是因他物象揲著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
見箇小小道理旁門曲徑正理不只如此 晏淵錄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到那贊命於神明這

只是說道它為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
陳心甫

與人做卦 同上

贊於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治也贊於神明於神明所贊也聖人用於字恁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神明此說却是說見助於神明 同上

生著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陰陽剛柔四字陰陽指二老剛柔指二少 同上

幽贊於神明於字猶治於人之於言見助於神明 林學蒙錄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却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

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圓而言

參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 楊道夫錄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三之則為九政天之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止乎兩不能為三

三而兩之為六為坤 全去偽錄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而為三一箇地兩之而為二二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一一其二為八兩其二一其三為七二老為陰陽二少為剛柔又曰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 舒高錄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自此起與
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
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五行之則成十便是五
十 晏淵錄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著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
底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
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箇三在未見得
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挨放這裏如已
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箇三數
物事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 同上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

六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
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
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
是倚數 同上

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
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箇卦
時未曉得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
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 同上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著數上觀否先生
云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 林學蒙錄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分奇耦便

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說該所謂鶴命吞棗者是也何由知其味邪

荅林學蒙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有卦而後言爻何也

曰作易而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以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泰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先生云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先生云是易言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

林學蒙錄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以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這般字改移不得不似今時抹了却添幾

字都不妨

晏淵錄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曰脩其在我
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荅柯國材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
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
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
如前所說

荅許升

盡心知性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
人作易之事

荅何鑑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

命之源

晏淵錄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

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

同上

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
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
說得盡理盡性了方至於命

陳淳錄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物事齊整不亂其所從來一
也

萬人傑錄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荅云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
不合將作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
雖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着工夫

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當周諫記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盡處如能事

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李閔祖錄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

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

是行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為孝

為臣知所以為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

此盡性也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

以至於命是拖脚却說得於天者蓋性是我之所

至者至命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之昔嘗與人論舜

事舜盡事親之道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知此者

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能此一作行此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它所以要窮理忠

信進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

便是教人窮理循理晏淵錄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

盡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

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

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這意

思皆是自淺至深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

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

四百一十
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
是要發揮性命之理同上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
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
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
也祇是這道理不知如何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
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
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
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
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

地兩卦各自看則上八三是天五與二為人四與
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
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
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
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
是人之義四是地之柔初是地之剛楊道夫錄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地
道天道之立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說

金去
偽錄

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
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

四百十一
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
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
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
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 晏淵錄

晏亞夫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如何比剛先生云人施恩
惠時心自是直行無疑憚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
萬一有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
則氣收斂而漸衰自是柔 蕭佐錄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
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以為須着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
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
椅之理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
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
道曰何謂一曰一如一闔一闔謂之變只是一陰
了又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
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 陳淳錄
因說仁義先生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外面收入裏來如曰
人之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從裏面發出
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這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藏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

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

沈簡錄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表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它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

同上

問大學或問中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

陽五行而言健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
 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何以屬
 陰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正來爭辯他引君子於
 仁也柔於義也剛為證殊不知論仁之定體則自
 屬陽至於論君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說如何
 拘文牽引得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
 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同上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
 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却書

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
 須自體察取錢木之錄

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
 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
 也而智則義之藏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
 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
 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
 之者則兩耳陳埴錄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如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黃顯子錄問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

陽剛義為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之意答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荅董銖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舒高錄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各加一箇為兩黃顯子錄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柔剛只是一理兼而舉

之否曰然 楊道夫錄

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

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為

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同上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為

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

亦與斲同言相為用而不相厭也 沈僞錄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射猶犯也 萬人傑錄

水火不相射 亦音 是不相厭之義 食音 是不相害水火本

相殺滅用一物隔着却相為用此二義皆通 楊道夫錄

問水火不相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亦水火與

雷風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

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相類不

知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

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

是中間有物隔之若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

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 楊道夫錄

問八卦相錯先生荅云乾坤自是箇不動底物事動

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圓

轉皆如此相錯 呂輝錄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

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 晏淵錄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雷以動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山以止之不得只是云艮以止之

林學蒙錄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曆不相應季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如復只是用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而此也不用

生底次第也不應氣候揚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思温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意思這箇只且恁地說無大段分曉證左未甚安

晏淵錄

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爲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風便也是會入物事因言丘墓中棺木能奮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却恁地說得好同上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思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

問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邵康節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定則

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答曰切恐着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楊道夫錄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無他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處相薄

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
乎此去安用慰勞他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底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
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
陽也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
的未得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
問勞乎坎據下文云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竊
意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荅云恐或如此然

此一節多難曉處

荅潘時舉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至既成萬物也本義云

云某竊謂止言六子用文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
之主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為序而用文王後天
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
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為義而用伏羲
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
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八卦則兌震以長男
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然故
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
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
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
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

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為之而作序卦邪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義邪水火不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羲卦

問易象先生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象却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同

林恪錄

楊至問艮何以為手先生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先生曰也只是大槩略恁地陳安卿說麻衣以艮為鼻先生曰

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他亦各有取象安卿又問麻衣以巽為手取義於風之舞非是為股先生蹙眉曰亂道如此之甚最亂道是麻衣易黃義剛錄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

荅鄭可學

程德夫說徐彥章說先生易只說得箇占其說不然說象牽合坤為牛遍求於諸卦必要尋箇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頤之龜又虎視更說不得因曰易象也須是有此理但恁底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來不濟

事須是見他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以離為雉又著了討許多來程又謂渠謂占只是火珠林一法曰只自火珠林始因舉洪範稽疑舜亦占又左傳其來已久矣黃顯子錄震一索而得男云云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著看揲著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同上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乃是震者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其畫之次序言也同上

是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著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卦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卦林學蒙錄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若謂少陰陽為六子之策則乾坤為無少陰陽乎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晏淵錄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冰同上為乾音干卦其究為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為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為震震為決躁故

為躁卦亦不繫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來也無意思同上

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同上

序卦傳

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

晁淵錄

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口 兌震巽是對乾坤坎

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巽震倒轉則為中孚頤

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同上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

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同上

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

說也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謂之非易

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

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

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

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做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

事事夾雜都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

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楊道夫錄

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日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荅云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先生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意問如縱弛之類否曰然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楊道夫錄

雜卦傳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

通志堂

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末稍數卦又不對
 了大畜時也曉不得又也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
 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
 臨上四陰以卦中文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
 臨下觀自下而臨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
 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无色也義可通但不相
 反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
 漸

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
 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
 害其為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

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
 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
 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通
 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為精密非他說之
 所及矣 答虞大中

問謙輕而豫怠也謙何以為輕曰輕是自卑小之義

悅豫之極便放倒了如上文冥豫是也 金去偽錄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也得
 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
 易有剗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
 陽失位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

三百九十一
朱文公集卷之十七
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它說動了

正訛

乾卦有兩箇其唯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必有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小人之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又改得是

葉賀孫錄

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

解吉字

輔廣錄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為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為否塞非人道語脉又不同決是衍字其

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簋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

云

記易誤

問益卦彖辭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乎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又問或繫之先生曰或字眾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繫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未濟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或云當作拯字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常欲擔當此以為當從

釋文 晏淵錄

加我數年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荅江默

其人天且劓天當作而 黃顯子錄

小本易傳尚作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讎不為

不精尚有闕誤 荅呂伯恭

葵本易傳聖字亦誤用王氏字說聖字從王不當從

壬 吳必大錄

東萊聰明看義理却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引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治作洽據洽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麤着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讀史 黃義剛錄

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疎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為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密為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

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偽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荅滕珙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白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它比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綴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

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為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為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為說亦必有奇絕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偽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當於義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者而與

之辯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
摘其謬妄之實而培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

五日書

書麻衣心易後

予既爲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陰主簿
戴師愈者來謁老且癯使其壻自掖而前坐語未
久即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
所自則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
人知其姓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
獨出戴氏莫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
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
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

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
若煮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
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雜著書一編取而讀
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
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爲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
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者即是此老既
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爲而一書四人
之文體制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信所疑之
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可窮詰
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無稽
如小兒嬉戲之爲者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夫

四百七
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
為吏然不為它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
而欲使我親究其實邪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
好此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
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
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
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為如何也淳熙丁未初
夏四日病中閑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
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
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再跋麻衣易說後
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

水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
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辯之矣然戴生
朴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
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
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
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
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
謬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
令威多作贗書二人皆居越中恐出其子然又恐
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
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

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

讀偶

記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請業茲辱誨諭警省多矣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嘗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即今印本卷後跋之人初亦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為宗而問其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後

乃得其所著他書觀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間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贗作之實者然亦無能知其傳授之所從也

用此決知其為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註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說亦嘗見之其人見為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君子人也

自別有易說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
達丈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他所
欲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便人日
久且草具此拜稟早晚別尋便拜答

答李椿

邵浩曰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
大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
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一戴主
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
記某一日訪之見它案上有一冊子問是誰文字
渠云是某有見抄錄某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
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看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

易從何處傳來皆二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
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
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它只見南康有落星寺便
爲此說若時復一兩箇下來世間人都被壓作粉
碎始得遂大笑又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它
家借得渠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將
逐卦來牽合取象畫成圖子又好笑需卦畫作共
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子兩陰爻作飲食乾
三爻作三箇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
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
此某遂寫與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若

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來託某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

先生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

浩錄

又曰麻衣易說乃南康戴主簿作嘗親見其人稱此書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往訪其家見案上雜錄一冊乃戴手筆其言皆與易說大略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作無疑陰符經恐是唐李佺所為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遂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亦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

也曰南軒看文字甚踈

楊道夫錄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變為六十四却是案古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偽為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為之跋某嘗作書辯之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八

作易

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楊與立語略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

待底

同上

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

同上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

同上

易難看無箇言語可形容得蓋爻辭是說箇影象在那裏無所不包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

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沈間錄

洪甫

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樣道

理不比似他書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

與老子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

潔靜精微是不犯手

記曾云潔靜精微是各自開去不相沾○黃顯子錄

潔靜精微是不滯着一箇物事

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

楊與立編

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

易傳又自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

讀本爻則見其本旨矣

黃顯子錄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踈處甚散漫如大象蓋是泛觀

天下萬物取得來闊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

不可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

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着心曾方看

得譬如天地生物極細巧者又有突兀麤拙者近

趙子欽得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略此譬云燭

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

統體光明更好蓋着不得詳說也

黃顯子錄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

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

四十六
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人占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知此方可學易

潘時舉錄

先生曰看易須是看他未畫卦爻以前是怎生模樣却就這裏看他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合如此未畫以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只是箇至虛至靜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所以禮曰潔靜精微易教也蓋易之爲書是懸空做出來底謂如書便真箇有這政事謀謨方做出書來詩便真箇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却都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爻畫之先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既有爻畫方見得這爻是如何這爻又是如何然而皆是就這至虛至靜中做出許多象數道理出來此其所以靈若是似而今說得來恁地拖泥合水便都沒理會處了

呂輝錄

通志堂

氏說為優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耳蓋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如程子所說以動者尚其變已上筮了易以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十三卦是也以上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辭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

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得知伏羲意思兼之伏羲畫卦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耳故用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煞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耳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詞可曉者只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

如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便不可曉

某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

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淺然却不到差了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己曾中事耳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是箇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長盈虛之理春秋則是箇尊王賤霸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輔廣錄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

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辯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

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
 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
 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
 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
 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
 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
 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
 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名以爻之進退而言
 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
 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
 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

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
 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事既異而其
 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
 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
 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
 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
 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
 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
 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
 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略而詳所謂占
 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

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是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義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爲君以祀

之者爲臣以寓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但是先爲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是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徧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袞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雖孔子

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
 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說不惹
 着那事包含是說箇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
 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
 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
 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
 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
 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
 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
 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
 同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先生曰此

只是彖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
 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
 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
 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
 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
 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
 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
 分上繫下繫也左傳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
 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董銖錄

又云今人讀易當自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
 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
 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思得易之本
 意只是要作卜筮用也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
 文字言語只是畫八箇卦此處有錯後來親問過答見別處某卦有某
 象而已大要不出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時亦
 未嘗說破只是教人知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
 彼者凶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
 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是非伏羲之意也是
 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時猶是就人占處說
 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及孔子繫易作彖

象文言則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
 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因卜筮而言也就
 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所以吉凶卦爻
 好則吉不好則凶卦爻大好而自家之德相當則
 吉卦爻雖吉德不足亦凶爻雖凶而德足以勝之
 亦吉反復就卜筮上發誨人底道理如需于泥致
 寇至此爻自不好象却曰敬慎不敗也蓋爻雖不
 好占者知慎畏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
 可待之時故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
 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
 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

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外此更有甚差異事

問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以斷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爻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荅云此說近之然亦未盡

荅林學子蒙

問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竒耦之私記潛龍牝馬等

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為始終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荅云此說近之然既知此而又不免為前段之支蔓穿鑿何邪

同上

問易有取兩卦象以為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荅云亦不必如此籠罩

同上

劉彊問云聖人作易只是明箇剛柔陰陽吉凶消長之理而已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是畫

八箇卦如此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却具此道理想得古人教人也不甚說只說箇方法如此教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伏羲八卦那箇有甚麼言說

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鄭公藝圖折衷辨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無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

流行底條目

陳淳錄

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要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略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聖人罕曾說及

徐寓錄

胡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它說得虛陳安卿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為它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

說知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說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八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到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

黃義剛錄

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恁地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

資生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而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少間和那一又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如今只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

同上

石洪慶問易數先生云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譬之草木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底物事才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

潘時舉錄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接到六十也鍾律

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

余大雅錄

初三日夜問學易曰恁底說也得然聖人自說易之

無窮不成只是聖人用了他人無用處今日易道

以何為易只是吉凶消長天理人事是也

黃顯子錄

又問七十從心學易無大過曰聖人自言易之難盡

若如此看却是低小了聖人

同上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方說出此義曰易

雖說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

庾德明錄

讀易

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

楊與立語略

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行有得者亦

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

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

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

焉

已酉擬上封事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

易爻辭如籤辭

甘節錄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先生曰須是此心虛明寧靜

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

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

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

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時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董銖錄

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 楊與立語略

問易如何讀荅云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其他書亦然 金去偽錄

竹几橫陳處韋編半掩時寥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 玩易齋詩

因看趙子欽易說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他本來格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為初間

是如何後來又如何若如屈曲之說却是聖人做一箇謎與後人猜搏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簡易條暢通達那尚恁地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易之書不待自家意起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 葉賀孫錄

又曰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實孝悌便是孝悌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享字只看王用亨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享字蓋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已

意牽強附合終不是聖人意易難看蓋如此

同上

黃顯子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揆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

同上

寓問五十以學易章集註先生舉史記作假我數年云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欲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為十翼不是方讀易也

徐寓錄

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

之意聖人此般話也如道者三我無能聖仁吾豈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文勢不然此章五十字誤然章之大旨只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

爻一日統看方子細因吳宜之記不起云然

李閔祖錄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皆不曾着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却不能解得緊要處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

四百十
已上方有着力處也 答張洽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爲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虚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交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爲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答呂祖儉

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

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纔遇一事即就一事竟究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未了又看一箇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是親切 葉賀孫錄

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
猶自可 徐容錄

先生問此去做甚工夫對曰正欲請教先易後詩可
否先生曰既嘗看詩不若先詩後易 吳必大錄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對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

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

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

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

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

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

之法與其詞意所在 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昏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

就其間推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

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

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

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

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

亦未為晚今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邪 答黎沈

易難看學者不若且看大學中庸語孟詩書較好商

量 均與立語略

問看易答云未好看易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

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

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

且先讀論語等書某枉費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

徐寓錄

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說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他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

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陳淳錄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

一件事

同上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

如此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說

廖德明錄

學者欲看易曰聖人不曾教學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為教獨不及易至於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只是以此四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

始取而敷繹為十翼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
說出道理來當初只是卜筮之書耳

蘇宜久辭歸問歸去意欲觀易如何曰而今若教公
讀易只看古注及近世數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
必欲教公依某之易看某底又只說得三分自有
六七分曉不得亦非所以為教如此看來則易便
是箇難理會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
會聖人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
過只是此數者 沈憫錄

先生因蘇丈問要看易謂之曰易難看而今道要教
公依先儒解看則非某之本心道要教公依某底

看則又也不敢說如某說底也只說得三四分有
七八分理會不得所以說易難看聖人所謂詩書
執禮皆雅言也今既看詩了且看書或看禮禮頭
緒多亦難看某思得一說欲看禮且看溫公書儀
蓋他是推古禮為之其中雖有得失然於今日便
可得用如冠昏喪祭之類皆可行若能先看此則
古禮少間亦自易理會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此之謂
也 呂輝錄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
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

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難助焉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
讀然每病其未有入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
久不知其所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已
意略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復有以警誨
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
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尤為隱奧而難知
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荅趙善佐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九

古易啓蒙 濂洛諸說

朱文公易言卷十一

朱文公易言卷十一

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

熹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與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殽亂遙遙千載莫覺莫悟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熹不敏又嘗考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為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工以具告熹病卧不能拜起謹遣從事敬奉其書以告于先聖先師之廷神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告

刊四經成告先

聖文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

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

亮

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攷據近歲林栗侍郎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其書否渠亦自以為先儒未發之秘則是古未嘗有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為少陽用六為少陰如此則當為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啓蒙陋說正相南北不審今當定從何說因

筆幸見喻也

答吳仁傑

呂伯恭頃嘗因是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攷訂頗詳

然據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為鄭康成易嘗疑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有歸着甚善然不知別有何證據也

同上

問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為伏羲黃帝書一以為夏商之書未知孰是答云無所攷當闕之

答林學蒙

問論上下二經為文王所分果可信否答云亦不必

論

同上

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

學校貢舉私議

濂溪說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

本未有許多道理緣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
上面所謂因卦以發也舒高錄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
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
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
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言繫辭
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
却看得活黃顯子錄

問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曰精是
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蘊如衣敝緼袍之緼
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於此否曰謂之已
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
也未有今易中許多事到得文王孔子推出來而
其理却亦不出乎始畫也雖後聖有作更作幾本
易亦不能外此邵氏經世書雖其數至於不可窮
亦只起於此一畫也劉砥錄

問遺書載明道語便自然灑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
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
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祭明道文云先

生欲著洛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廖德明錄

明道言其體則謂之易此便是心其理則謂之道此是性其用則

謂之神此是情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一句云其命于

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謂之命于人這人字

便是心字了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

易便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易也如奕碁相似寒了

暑暑了寒日往而月來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

一陽只管恁地相易葉賀孫錄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以久

言之其體謂之心其理謂之性其用謂之情體非

體用之謂同上

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

子也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

體也

易道神便如心性黃顯子錄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

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陽闔闢屈伸往

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之道造化

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於人則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

道上說人傑謂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是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法後世者皆是也先生云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先生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萬人傑錄黃顯子有書先生示人傑人傑云其說名義處或中或否蓋彼未有實功說得不濟事先生曰也須要理會若實下工夫亦須先理會名義都要着落彼謂易者心之妙用太極者性之本體其說有病如

明道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方說得的當然伊川所謂體字與實字相似乃是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人傑云向見先生云體是形體却是着形氣說不如說該體用者為備耳先生曰若作形氣說然却只說得一邊惟說作該體用乃為全備却統得下面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兩句萬人傑錄正淳又問其體謂之易只陰陽往來屈伸之義是香曰說義即不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吳必大錄銖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

字先生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總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

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董銖錄

易之為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

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法以承三聖不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虚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

四子子二
書深刻撫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
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
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謹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義本自寬平今傳
却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
提挈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
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
寫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
毋密始有餘地也

詳故碎密故
拘○答張洽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

其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也
若易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
曲說得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逼匝出底義理平
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
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淡底文字如何可
及

吳必大錄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入路見其精
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曾使着不識
其味都無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却有啓發處
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
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礮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

發工夫乃磨礪工夫

吳必大錄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着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生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又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

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象旣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爲言故後人祇以爲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

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

楊道夫錄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楊與立編

程易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

楊與立編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名言

同上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

同上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用己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僭越浩近看易主以伊川之說叅以橫渠溫公安定荆公東坡漢上之解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己意可以如此否先生曰呂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熹謂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處先生曰只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說如何浩曰各有長處先生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釋文義必有長處

邵浩錄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為論語其言反復證明相為表裏未聞其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何哉如是作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矣而可乎

伊川先生為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為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滿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逆廢中庸

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並辨尹和靖手筆

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旁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薰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

答程洵

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而夫子所自作者春

秋而已論語亦門人所記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看論語可乎

吳必大錄

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先生云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亦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語孟矣

廖謙錄

程氏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豫先說下箇未曾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

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語論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萬人傑錄

易傳平淡縝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

荅胡大時

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旨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雜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

荅胡季隨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

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

無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上同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

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答符復

因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

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

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

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

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

豈不悞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一

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偶讀漫記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不

先生云也是則是不可裝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

有就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

言之則為事以終始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

為位隨所作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唯變

所適豈可裝定做人說

或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再三誦之先生不以

為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

人某獨恨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

今觀之皆不滿意只如易傳一書散滿天下今

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

四百十八
朱文公易言卷十一
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 楊道夫錄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着局定學者只得守定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意智何緣會有聰明 吳必大錄

先生問必大及二友俱嘗看易傳看得他如何是好何處是緊要看他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必大等各對說先生曰如此只是葫蘆提看元不曾實得其味此書自是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看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處及處事變患難處今皆未嘗當着可知讀時無味蓋他說得闊遠未有

底事預包載在此學者須讀詩書他經自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前件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某屢問讀易傳人往往皆無所得可見此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總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纔提起便總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此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乍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

四百三十四
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蓋自孔子作傳時解元亨
利貞已與文王之詞不同伊川之說又自與經文
不相着讀者須是文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
作孔子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意思看況易中所
言事物已是譬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
伊川又別發明出義理來今須先得經之本意了
則看程傳便不至如門扇無臼轉動不得亦是一
箇大底曾次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大抵程傳
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過處不比他
書有抑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
然人多喜欢看正以其說有過處啓發得人看者易

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
者未易看也

吳必大錄

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次釋文義然後推本
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勿遽
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
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荅欽夫孟子說疑義

伊川先生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語今
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余大雅錄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同上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
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

李閔
祖錄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終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別紙

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易傳序沿流作泝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答張
明仲

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此時也道也皆一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而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古今乃道之古今時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變動之無常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也而不知其道之為也道之為實造化之樞機生物之根本其隨其從非有所隨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有所不得已焉耳所謂易有太極其此之謂歟一說常處便是時其變動不居住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太極故又曰隨時變易

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時如影之隨形可離
非道也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豈有一毫人為加乎
其間哉隨時而已時至自從而不可須臾離也以
是知隨時變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名而易之於
道初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言之苟未識夫所
謂易則時食而飲時葛而裘毫釐之差其應皆忒
則將以何為道哉又嘗以是思之盡天下之變而
已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截然離析者其斯
之謂道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指易
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之流行而無窮則時之
遷移固自未嘗不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

即從道也就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
既遷而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
惟聖賢之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能
變易以從道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時中云
耳道不可直謂之中
姑借時中而言耳未知是否荅云易指卦爻而言以
乾卦之潛見躍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易以從道
者可見矣

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
易而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
之而已非以此而從彼也荅曰易之所以變易者
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爻象之變灼見

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
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
之謂也

荅王遇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
曉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書之書他說聖人做這
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

來

易淵錄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
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
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
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

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易何
謂從道曰此皆可以見其意矣

荅方十餘

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
源也

同上

易傳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
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就辭上
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
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
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
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

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

葉賀孫錄

劉問孟子所言有命焉有性焉看得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兼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問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先生不荅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

揀難底問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要且將聖賢言語次第看看得分曉自然知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此伊川喫緊為人處

徐寓錄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是恰好處

林夔孫錄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

楊道夫錄

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當初也匹似閑看過

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

葉賀孫錄

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為本浴而下之則奢

為未當以易傳之言為正龜山發明得亦佳

答呂祖儉

伊川易嚙有重疊處

葉賀孫錄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若一爻只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十四爻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先生云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

加辨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作成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余大雅錄

熹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闕略後多記不得自覺得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模得些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

此因有獻易說多失伊川精義而言○葉賀孫錄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常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偽熹時為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

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為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溥言不足為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

書伊川先生帖後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惑伊川先生教人看易須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只看此尤妙

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所以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

沈間錄

伊川先生與謝湜持正書曰若欲治易請先尋繹令

熟且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再

三云此是讀書要法

李闕祖錄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予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當却恐意思迫窄而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之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弘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令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況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

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何如答張敬

問胡安定易曰分曉正當伊川亦多取之黃顯子錄

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

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傳中亦

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

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

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萬人傑錄

趙卿所刻尹論甚精鄙意却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

扣其說否蓋尹公本是告君子之言今跋但以誨人

為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

伊川教人果如此周遮否語次試為扣之為幸答呂

恭伯

橫渠云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極好黃義剛錄

勇撤臯比說講易事李閔祖錄

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

曉其所以為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

蘊矣因來并乞數語剖擊其繆又大幸也答林栗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

明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

同年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效其愚而

姑少見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

四首
易無所發明熹則以為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
既明則易之為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
而自然可觀若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
未得為道之真也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
予而實不予則熹請以邵氏之淺近踈略者言之
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
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
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六分而為六十四則
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言
者未嘗不昭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為乾連疊三
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

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為六十四
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蓋不同
矣況其高深闊闊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
者今不知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熹恐後之議
今必亦猶今之議昔者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
自知其言之僭易同上

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
有簡與橫渠曰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
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
不如此沈僴錄

熹看康節易看別人易不得他說那太極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又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子能與

編立

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志看得這物事熟了自然前知楊與立編語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位推去舒高錄○此段重出與卜筮門一段相似姑置於此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

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乎其歸若謂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

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先生曰然

輔廣錄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纔發見處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微密他只是動時便筭得靜便筭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筭得否康節云也筭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臾一葉落下他便就這裏筭出這樹是甚時生當在甚時死

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沈僴錄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輔廣錄

黃幹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

夫錄

熹近得蜀本呂與叔先生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

寫或未見當轉寄也

荅曹建

來諭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槁數段不甚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謾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

飫充足

荅程洵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辭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

也書楊龜山帖後

示喻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

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攷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爲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攷之則不免有可疑者熹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撰著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攷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謂隱者豈非

麻衣之流乎此乃偽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為然然亦誤以為真希夷之師說也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其所以為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未免此病也

答鄭仲禮

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潑廷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略未成文字耳然試略攷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趙崇憲

問易本義曰易變易也交易也如何先生曰變易如陰變而陽陽變而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此正是占筮之法交易如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類卦圖上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又云變易便是晝夜往來相為屈伸者

先生云看易先看某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攷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說却也易看蓋未為他說所日故也

呂輝錄

熹之易簡略者易之文義伊川諸儒皆已說了只就

語脉中略引過這意思

所喻易說誠是大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

如此點綴說過多着言語便說殺了先儒註解非

是不好只為皆墮此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便欲稍

移經下注文入傳中覺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

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

為沒身之恨矣

答吳宜之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

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

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

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

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云

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

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剩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

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偽學見識不

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劉君房

問本義云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

占事可以知來不知變化云為主於人而言否答

云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

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老不能復有所

進頗欲傳之其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

敢遠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緣偽學禁

嚴不敢從人借書吏故頗費力耳

答孫自脩

熹前日看所寄易說不予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遣書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其底蘊如言四象及先天次第皆非康節本旨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引魏伯陽參同契張平叔悟真篇尤為無理亦自不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工夫却不濟事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畫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會底於自己分上成得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訂得而欺也熹向來作啓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

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生競辨區區但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工夫故專附此奉報爾

答方賓王

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略向亦以一本浼叔

綱計必見之

答胡大時

啓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

改筭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
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
自有人見得到底

葉賀孫錄

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
共言處未免多着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
究竟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
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攷之有所未
妄却望見教也

荅呂祖儉

易具有翼其臨翼敬也

前百所報刊行易說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說
今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憎嫌耳

荅詹子厚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圍畫為井字九區中石甃為
高壇中之後區為茅菴菴三窗櫺左為泰卦右為
否卦後為復卦前扇為剝卦菴前接為小屋前區
為小茅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
之外圍繞植竹是日游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
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

陳淳錄

晦菴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

注疏歐蘇近世及參同契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疏亦得書與易疏不

好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吳必大錄

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

儒遂不敢與移動

楊與立編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

同上

時舉問易中互體之說共父以為雜物撰德辨是與

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此是說互體先生曰今人言

互體者皆以此為說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

通志堂

大過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甲是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兌兌伏艮之類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也

潘時舉錄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體

易舉正亂道 吳必大錄

歐陽公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纔數十事耳其極論繫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捨其非可也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取捨而盡

信之則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

此與定本大旨不同異但書先後詩略

有不同者繫辭之說則疑其諸子不敢力主而復自刪之也○記歐陽文忠公事績

易是荆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

詩書周禮

是後來作底卻不

好 董銖錄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二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麤踈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

晏淵錄

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有精處說易

說甚性命全然惡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葉賀孫錄

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繫辭中說道處數章及

穎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

語 答宋容之

朱子發解易如百衲襖不知是說甚麼以此進讀教

人主如何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胡致堂文

字決烈明白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

義理他便說成一片如善畫者只一點墨便幹淡

得開如尹和靖則更說不出范氏講議於淺處亦

說得出只不會深不會密又傷要說義理多如解

孟子首章摠括古今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於本

章之義不會得分曉想當時在講筵進讀人主未

必曾理會得大抵范氏不會辯如孟子便長於辯

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方辯但於緊要處反覆論

難自是照顧得緊范氏之說攔鎖不牢處多極有

疎漏者吳必大錄

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

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

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便會

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

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
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

舊與蔡季通在某處旅
邸夜共推○黃義剛錄

記中所稱兼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
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甚遠而
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為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
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
人其學亦可見矣

答何錡

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厚重淳固但見識
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

廖德明錄

郭冲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間一二卦推
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雜又被謝昌國
拈掇得愈不是了且如九圖中性善之說性豈有
兩箇善又安有內外大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
其惡則見吾性中當來之善矣問郭以兼山自名
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
消更有六十三卦

周謨錄

問籍溪見譙天授問易天授令籍溪先看見乃謂之
象一句籍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
之在道猶易之在太極邪此意如何先生曰如此

教人只好聽耳使某答之先教他將六十四卦自

李輝錄

乾坤起至雜卦熟讀曉得源流方可及此

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

間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

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

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

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足以明吾

跋李壽翁遺墨

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

易說用意甚精然鄙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為說太精

取義大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扣也

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却象

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總領方可漸次探

尋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

虛費功力也

答趙彥肅

先生因說趙子欽

名彥肅易說曰以某看來都不是如此

若有此意思聖人當初解象繫辭文言之類必須

自說了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線牽

或移上在下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

都非聖人作易之本意須知道聖人作易還要做

甚用若如此穿鑿則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之

四百二十七
意矣又云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者只是
見得不透如釋氏說空空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
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
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
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
却不曾將手去探着自冷而濕終不知道有水在
裏面此釋氏之見正如此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
至也須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
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因病後自知日
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
箇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

王順

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邪

潘時舉錄

浩問趙書記曾將渠所說易來呈先生了如何先生
云渠自是一般說話某理會不得只管以一樣說
話子轉將去愈轉愈遠說一箇元亨利貞更無窮

極

邵浩錄

所寄易說却以上內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
各附已意於其下并此卦內幸更詳之前書所論
易說已詳然忽忽尚多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
正意而好自立說此今世讀書者之通病也 荅方誼
或言某人近注易先生云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
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

得一片道理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
如何春秋亦然 輔廣錄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
說以一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
果然人問其故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茲介福
于其王母之文也予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
以君儀為知易則吾不知其說也 偶讀漫記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觀象玩辭
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蓋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
得執經門下躬扣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悵 荅何錫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

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
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
則閏年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
或問沙隨何以荅曰它執物不回豈肯服也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
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以唯審時
量力從吾所好為在已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
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曾中已有成
筭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 荅程迥

子靜嘗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
作又曰孟子無柰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

此方七
申言曰正已也

楊道夫錄

楊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

湯泳錄

案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爲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

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昭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又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爲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爲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齊整其與

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為粗有理也蓋
 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
 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二十八策陰用老二十四策自四月大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三十二策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神冥寂一爻已足即一息十二卦周即為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為一歲
 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如左方

震 一至五

復 一至半

一陽二十八
五陰百二十

陽生

兌 六至十

泰 六至八半

三陽八十四
三陰七十三

乾 十一至十五

壯 八半至十
夬 十一至十三半

四陽百四十四
二陰六十八
五陽百八十
一陰三十二

巽 十六至二十

遇 十六至十八半

一陰二十二
五陽百八十

陰生

艮 二十一至二十五

否 二十一至二十三半

三陰九十六
三陽一百八

坤 二十六至三十

剝 二十六至二十八半

四陰九十六
二陽五十六
五陰百二十
一陽二十八

坤 二十八半至三十

六陰一百四十四
陰極
无陽

此說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
 偶閱舊藁為之泫然戊午臘月二十六日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
 緯書之目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

改故比它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
尚多疑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
異因悉存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刊得
然裏面也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
上經果否先生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
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
為故其間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
周流行六虛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
爻上下皆有定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徧六
虛今龍虎經却錯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

牽合 黃義剛針

參同契說日月都是納甲法以晦朔之間為坤純陰望
日為乾純陽初三至初五為震一陽初六至初八為兌
二陽初九至十五為乾純陽十六以後漸減為巽十九
至二十三為艮二十六已後至初二為坤其法則
月常在此不動以手指日則常運行日行至震從左邊
生以手循左脅則月生光一分至兌則月生光二分至乾則
日在丹田故月全體皆光此望日也至十六已後
則似漸上從右邊上以至巽月光漸虧至坤晦朔則日月
相杳遂全無光據它之法則欲月常在上日常在
丹田陰升而陽降也其脩養工夫次第火候進退

抽添加減皆視此爲準

或說道家脩養工夫只用復姤屯蒙四卦曰只用復姤二卦復屬子姤屬午只是用子午法道家愛啞人本是易底物事却將一最難底物事來說交你没討頭處此只是火候之法除乾坤坎離四卦却用六十卦自屯蒙而下朝屯暮蒙做將去某初讀時更理會不得後來思之元來只是用納甲法納甲法今作卦者皆用之用此法於火候中却闕得箇子午卯酉即乾坤離坎四卦它藏了子午卯酉不說破却只說六十卦其實顛來倒去只是箇子午卯酉却用屯蒙瞞人交人難曉此法是逐日火

候日具四時以天運之四時是緊要時節以一身言之四時亦是人身二氣緊要時節候天地之氣將至則運自家之氣以應之年月日時不出子午卯酉之四時以一年言之四時爲四時之分至以一月言之便是弦望晦朔以一日言之便是子午卯酉且如一月之內用納甲晦日坤納乙三日震納庚八日兌納丁十五日從乾起納甲十六日以後屬巽納辛二十三日屬艮納丙三十日屬坤納乙乾南坤北震巽不用坎離蓋坎離便是本體坎月也離日也日月爲易易便是陰陽它做得極妙極精緻坎離便是它藥所以不用坎離乾

坤是那上下兩段是其窠臼而坎離往來上下於其間故參同契云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升降於中二用者用九用六六虛者六爻之位即往來上下之位也某曉得它道理是如此只不曉如何做起季通說曉得也不曾得做它工夫緊要處在晦朔之間故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渾沌洪蒙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都從此做起或曰亦如吾儒一陽所動處工夫爾曰便是這箇那箇與這箇只一般邵先生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分參同契首亦說乾坤者易之門戶眾

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為橐籥卦位鋪排都只一般又曰看來只才知前日說不說話底便是法人之說話損多少氣或云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耳曰然它氣不泄只在裏面今人之氣盡是運出外去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氣在下初融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外異色如鴨子卵真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

字皆根據古書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
 世間本子極多其中有云千周絜彬彬兮萬遍將
 可觀神明或告人兮覓靈忽自悞言誦之久則文
 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
 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
 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
 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氣上下周流乎一
 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叅同契之先季
 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隳括叅同之語而
 為之也

沈僩錄

問乾坤坎離中孚小過大過頤八卦番覆不成兩卦

是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
 兌便只是番轉底巽震便只是番轉底艮六十四
 卦只八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
 六卦中孚便是箇大底離小過便是箇大底坎又
 曰是箇雙夾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大

畫底離

蔡聚諸說

京房便有納甲之說參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
 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弦兌受
 丁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乙下弦艮受丙三十坤
 受乙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
 十五昏在東十八以後以息視之至三十晦日光

盡都不見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
整復卦便是震在坤下臨是兌在坤下泰是乾在
坤下大壯是震在乾上夬是兌在乾上乾是乾在
乾上姤是乾在兌上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
後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
而妄為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
踈脫試考之可見也 荅曾極

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